

纳粹之狐

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从辉煌到毁灭的征途

□ 蓝 津

“沙漠之狐”隆美尔，可以说是在战后流传有关二次大战纳粹军队的众多神话之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个神话是这样的流传广泛，使得隆美尔的大名甚至连对军事战史没有一丝兴趣的人都耳熟能详。在一般人观念中，隆美尔是一个世界名将级的军事天才，无论是其战略思想、用兵艺术，均达到卓越高超的地步，甚至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亦被描述成完美无缺的骑士形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隆美尔的死亡是因为牵连在“希特勒暗杀事件”中而为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所以隆美尔更被塑造成反纳粹、对抗希特勒，具有真知灼见的勇者。然而事实却是与上述的印象有相当的差距。

不像大多数的德国军官团的成员出身于传统的普鲁士军人贵族世家，隆美尔只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儿子；但是严格说来，隆美尔会被当时的德国职业军人视为非普鲁士德意志传统军官团中的一份子，其原因却并不在此，而是因为仍有若干二次大战有名的德军将领，亦是来自于一般的中下阶层的德国家庭，例如凯塞林元帅乃南德巴伐利亚人，但其出身背景并没有妨碍到他们在德国军官团内的晋升和地位。虽然在一次大战期间，隆美尔率部在对罗马尼亚部队以及意大利军队的作战中，曾经创下了辉煌的战果；而其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担任教官时所著探讨小部队步兵战术之《步兵攻击》一书亦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隆美尔却始终未能进入普德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团队——陆军参谋本部。因为隆美尔在一次大战后的10万人员额之威玛国防军中并未符合塞克特所物色的德军中坚干部的特质，亦即一个兼具本质学能、教育背景、良好人格特质的正规专业军官。

就是由于未曾加入德国参谋本部，更没有进入德军的战争学院深

造，使得隆美尔的军事才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未能往更高的层次发展，这将剧烈地影响到隆美尔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德国参谋本部自毛奇元帅汲汲经营开始，即成为主导德国军事理论与陆战艺术研究发展的核心单位，在参谋本部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员事实上即是承继了一切普德军事思想的精华。二次大战期间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职务的德军将领几乎青一色皆曾在德国参谋本部中任职，例如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等人均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国防军，使用机械化装

甲部队配合上强大空军施行的“闪击战”。纳粹军队运用这一套战法横扫全欧陆，在极短的时间中拿下波兰，屈服法国，将英国远征军赶出欧陆，席卷东欧，直逼红色苏联的都城莫斯科的大门，令世人为之震惊。

但是，德军在闪击战中奉行的一些原则，诸如面对著敌人脆弱部上形成“重点”、于一狭窄的正面上进行突破，待突破后以大纵深、远距离的突进向敌后猛进等等，一言以蔽之，德国军人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战争原则，皆在致力于在战略的政治指导下，于





(上) 隆美尔迈向飞黄腾达的第一步。他于战前及波兰战役期间担任“元首”卫队队长职务，陪同希特勒前往战场视察。由于见识到装甲师巨大的作战潜力，所以当希特勒问他下一个职位的意向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装甲师师长！”

(左) 隆美尔于1941年4月12日克复昔尼加后所摄，由于刚刚成就了一件功业，故脸上表现出一股傲气。



战场上实施一场“战役层次的机动战”，这也就是“闪击战”的本质。而这其中的关键，除了在战术层次的机动战实施外，就是“战役”意识的养成了。

在一般的军事观念中，对于战争现象的分类仅只有战略和战术两级而已，但是普鲁士/德意志军人却依照自身对于战争本质的真切研究，对于现代物质科技的进步在战争遂行中所起的重大影响的深刻了解，而在传统的战略和战术之间，另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那就是“战役”。“战役”的意义就是，大兵团在辽阔的战场上，为取得优势的态势以在最有利的地点和地点与敌主力会战，所做的一连串行军运动。

由于未接受到正规的严格学院派的高深军事教育，所以隆美尔虽在中下层次的战术作为中有过良好杰出的表现，但是在更高层的战役艺术和战略思维上，即明显暴露出其缺乏有系统的教育和训练的严重弱点。在担任

装甲兵第7师的师长职时，隆美尔能够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因为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装甲大兵团的快速突进是以“战役层次”的规模实施，无论计划作为、各级部队之作战统合以及后勤体系的联系，都是在陆总部、参谋本部的策划与节制下进行，所以各装甲师均只要注意当面一部份的战术状况即可。

但是到了隆美尔担任非洲军团司令一职之时，他因缺乏参谋本部思想体系严格训练的缺陷，即开始逐渐浮现出来。由于德军在北非的兵团将由隆美尔独立指挥，此即意味著，德国部队无论在整体计划作为的拟定、全面作战的实施甚至全军之后勤补给、车辆装备的保修业务等，均要由其所领导的司令部单独负责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主帅以其独立意志与统率才干、组织能力的充分发挥作用，以将其意志变成实际之行动。由于隆美尔只专注在战术上事务的狭隘性，使得他在对于大兵团的统驭方面即有力不从心之感。由于“作战”阶层所强调的，就是运用“大兵团”在“辽阔空间”中的快速“机动”，但是要如何支持一支大兵团维持其动量以运动越过辽阔的距离，就必须依靠完善的后勤体系。也就是说，“作战”观念所要求的是整个战场上前后方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和掌握，而非仅仅限定

于前线上短兵相接的局部状况。在这一点上，隆美尔因为缺乏严谨的战役层次上的有系统训练，即对于作战之后勤观念是相当薄弱，许多实际的战例指出，德军在北非的行动经常超过整体后勤体系的负荷，使得前线的进展因为后勤体系的脱节而不得不暂停。在他的观念中，后勤应该以服务作战为主，而非和前线上的战斗行为同属于战争行为中不可或缺独立的一环。他认为后勤单位必须在战斗部队任何所需之处提供应有之补给品，后勤体系必须随时自行追上作战的进度，任何后勤自身的困难皆不可作为妨害作战遂行的藉口。这种认知却和一般正规的观念大相违背，那就是将作战企图与后勤体系两者相互兼顾以达到平衡状况的正统做法。所以在北非全部的战事中，德军始终没有完善解决后勤的困难，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超出有补给状况所能负荷的作战，终致战局的最后逆转。仅以这一点而论，就已经足够使隆美尔即无法列名于二次大战中德军卓越的将领之列了。

在战场上的作为方面，隆美尔虽然仍熟悉某些德国军事思想中的基本原则，诸如机动攻势、侧翼迂回、对于战果作无情的扩张等，但是受限于未曾接受到学院式的正规教育，隆美尔在战场上的作为亦因为缺乏有系统的理论基础，而呈现出相当严重的弱点。战史显示，至少在北非战役中，隆美尔在战场条件不成熟以及对于战情误判的情况下，企图实施“作战”阶层的运动而险些遭致失败的战例。当德国非洲军于1941年3~4月首度登陆北非时，其手中的兵力尚未集中，部队对于沙漠的天候和地理特性又完全陌生，而更重要的是后勤体系尚未能建立妥当，隆美尔却粗率地发动了越过昔兰尼加旷野的运动，企图切断循著海岸公路撤退中的英联邦部队。但是初到北非的德国机械化部队却在沙漠中陆续停摆，不是缺乏燃料，就是迷失方向，全军散乱地分布在约700千米的行军沿路上，情况岌岌可危，只不过对手英军还要无能，致使非洲军逃过被毁的劫数，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转危机为辉煌的胜利。

另一个影响隆美尔成为杰出将材的弱点是，他极度排斥德军指挥体系中参谋幕僚的作用，而以自己一时兴起的念头作为下一步作战的依据。所以隆美尔的若干战例即显示大胆果断略显鲁莽，但却缺乏深思熟虑的评估

与完善的准备，后者即是德军作战参谋幕僚群所欲发挥的主要作用。当一批由高思中校所率领的参谋幕僚班底抵达北非欲协助隆美尔时，他最初对这一批人充满了敌意，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参谋本部派来企图削弱他的指挥权的。仅在战事持续扩大，续行之军事行动已经显示出了参谋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时，隆美尔才不得以而予以正视。但是他使用参谋幕僚的方法并不按照德军传统的规范行之。在德国陆军中，参谋长的地位除了协助指挥官策定决心外，他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指挥官无法视事时，直接取代指挥官的位置对部队行使指挥作战之职权。所以当指挥官在前线领导作战时，参谋长则留守在指挥部内，持续对全般状况作全面性的了解，并随时提供给指挥官作为作战决心下达之谘询。但是隆美尔却习惯于带著他的参谋长跟在身旁，来回穿梭于战场敌火下！如果不慎两人同时遭致伤亡，将导致指挥中枢的突然中断。

总而言之，隆美尔由于受限于未接受到正规的普德传统之严谨军事教育，而使得隆美尔的战场作为未能如其他战场上的德国将领一般，发展成一个有体系的大规模有效军事行动。隆美尔屡次企图实施德军拿手的“战役”层次的迂回运动，皆因素养不足而显得有些非驴非马，以上述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许多战术作为并未能具有正规军事体系的色彩，反而偏向于类似“诡计”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作为是一种小聪明的奇想，而非一种以严谨的理论为根本，所发展出来能够适应各种战场状况的规律。在1941年5月之“简捷作战”中，指挥德意兵团击退英军的装15师步兵的104团团团长冯·赫夫上校即曾对于隆美尔的用兵形式感到不妥，他认为隆美尔“领导没有一定的原则”、“决策古怪”。

隆美尔于1944年接掌西线B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开始负责北非海岸的防务，以抵御预期中即将到来的盟军入侵，他在这个时期所颁布的措施最能够显示出隆美尔在军事本质学能上的优劣。众所周知的，隆美尔鉴于盟军所具有的无可挑战的庞大制空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地面上的“机动”已经完全无法实施，而反对传统的德军典型做法，准备以自己的方法取代之。说的更具体一点，隆美尔否决了普遍德国将领对于机动预备队使用的



（上）抵达北非进入的黎波里市区的德军坦克第5团部队，他们穿的制式野灰色军服，仅有领头的连长穿著装甲兵的黑色制服。

（下）停放在的黎波里市区路旁的纳粹III号坦克。



观念，也就是将装甲师集结于后方作为强大机动反击兵团，隆美尔则将各装甲师平均分散于海岸全线上，以待敌军登陆甫上岸未立稳脚跟之际，即行猛烈的反击以将之赶下海去。

持平而论，隆美尔有他所考虑的理由所在，但是他却过分夸大了当时空军的力量，事实上，夜间以及天候的不良这两个因素对于二次大战的空军行动都造成了严重的妨碍，相对地就成为德军可以利用的良好机会。隆美尔对于诺曼底防务的设计以及机动打击兵团的如何使用正好反应出其所欠缺的军事素养，也就是纳粹军队传统的对于“战役”观念的养成和具体落实，隆美尔贵为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却仍然以狭隘的战术思维来看待一个战区的作战问题。严格说来，隆美尔对诺曼底海岸的防御措施根本就

是回到了一次大战的静态线性防御，将各有力部队完全分散在整个防御正面上，进入阵地内以待敌来犯。隆美尔甚至预想利用大量的布雷和建立众多的防御工事来作为阻挡敌军的主力工具，这一点更是线性防御的特色之一！相对于德军一贯较为宏观的作战思维，隆美尔的做法不免过于狭隘且偏颇。日后战事的发展正好就是隆美尔式的海岸防御的直接后果：德军的装甲机动部队被拘束在诺曼底海岸上，进行著艰苦的防御战，当巴顿的美国第3军团从诺曼底滩头堡冲出，往德军后方冲刺时，德军后方竟然无可资动用的有力部队予以反击，因为所有具有战斗力的单位都在原先的线性防御布置中被坑陷在诺曼底的战斗中而无法抽身，于是大局即为之糜烂。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在批评



(上)纳粹德国III号坦克的37毫米主炮面对英军的马蒂尔达坦克显得力有未殆，基本上而言德军非洲军团的装备均逊于其对手英军。



(上)本文作者认为隆美尔之所以在北非能够创下惊人的成就，绝大部分应归功于德国传统军事思想本质上的优势，及各级部队卓越的素质和专业化的能力。

1944年夏秋的西线战役时说：“当我们的装甲单位仍然存在时，我们却选择在诺曼底打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我们的机械化兵力已经溃散和毁灭了，他们却被迫打其所拒绝面临的机动战，美军的勇敢常给予我们以有利的机会，但我们却已经不再有加以扩张的能力了。”

造成这个悲惨后果的主因之一，应该和隆美尔以线性防御的态势来防御诺曼底海岸，将所有部队一线展开在海岸线后方，致使兵力缺乏纵深有极大的关联。

综观而论，隆美尔不是一位德国军官团的典型军人，无论其出身、教育背景、人格特质以及本质学养的潜能，皆未能满足德国参谋本部人才评

选的标准，所以隆美尔即因缺乏参谋本部严谨的教育而在野战指挥上出现了若干的不足，尤其是他未能在战役以及战略的领域中有所专精为然。持平而论，隆美尔是一位优秀的战术指挥官，当战事仅限于战术的阶层时，隆美尔时常展现出高超卓越的指挥技巧，在机动战中给予敌军以重创，例如在北非1942年6月的武士桥战役、在突尼斯的卡塞林那之役等均是精采的演出；不过在另一方面，隆美尔却缺乏战役、战略等高层次的素养，于是隆美尔擅长打赢会战，却终究输掉了一个战役。在师长的职位上隆美尔将可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可是对于军长以上的职务他即会感到勉强。虽说最后隆美尔坐到了集团军司令职位，

但是这其中主要是依靠德国陆军一贯优秀之参谋组织以及各级指挥干部专业水准的辅助，才能让他有合乎水准的整体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隆美尔的聪明加上其自身不断的努力学习，也才使他得以在责任范围日渐升高的职务上勉强称职。

不过很讽刺的是，由于隆美尔并非正统之普德典型军人的身分，让他得到了希特勒甚或战后西方人士的青睐，甚至因此而飞黄腾达。希特勒对于紧密的普鲁士德意志军官团可以说是深恶痛绝，这些专业军人保有深厚的传统和向心力，对外自成一系，他们对于纳粹思想的渗透具有相当的排斥性格，加以希特勒的出身让他在面对这一群高傲的普鲁士军人时多少产生了相当的自卑感，所以隆美尔的出身背景既让希特勒感到亲切，甚至相较于我们所熟知的，若干对于纳粹党采不排斥态度并受希特勒赏识的德国军人，如冯·莱希瑙元帅、莫德尔元帅或者薛尔纳元帅等人，隆美尔所具有的普鲁士性格还要更少，于是隆美尔可以算得上是纳粹自正规陆军中所拔卓塑造的“战争英雄”。其实自隆美尔战前担任希特勒青年团军事训练督导、希特勒侍卫队队长，到战时的装7师师长、非洲军团司令等职，都可以说是希特勒与纳粹党的特别栽培所致，因为在当时“正宗的”德国军人和参谋部人士的眼中，隆美尔并非他们属意的传统的普鲁士/德意志野战统帅的理想人选。可以这样说，没有希特勒与纳粹党的“关爱”，隆美尔是无法晋身至德军高级军官团之列，更不用说是获得陆军野战元帅的头衔了！然而这样的关系却也在最后终结了隆美尔传奇的一生，由于希特勒认为，隆美尔是其一手造成的德国战争“英雄”，故他有权可以任意支配决定后者的命运和最后结局。所以当参与“7月20日”暗杀希特勒阴谋的人员在被捕后，为求自保而供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希望藉由这位纳粹“大英雄”的名声来减轻自己的罪嫌时，希特勒毫不留情地安排了隆美尔的自杀戏剧，1944年10月14日，隆美尔画下了其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句号。

战后隆美尔的盛名起源于两方面，一是英国人的刻意吹捧，一是德国战后政治环境的需求。在北非战役期间，英国人对于屡次击败他们的纳粹军队归纳缩影成一个明确的对象，那就是隆美尔，也就是说，一提及隆美尔便是代表了在北非的整体德军。



(上) 隆美尔经常亲身士卒在战场上视事固然值得敬佩,但是他习惯带著参谋长在身边却可能造成指挥中枢中断的危机。

(右) 此照片约摄于1942年初隆美尔接受意大利受勋之后。



于是隆美尔的大名就像咒语一般拢上了每一个英国官兵的心头。这种状况严重到了必须英军中东总司令亲自颁布训令,要求全军上下来破除“隆美尔神话”。不过战后英国人却发现,将隆美尔的神话予以适度的修饰,将可使英军在沙漠战争中的历次失败找到一个合理又不太难堪的藉口,因为被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优秀名将”击败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毕竟英国人最后还是打败他了。隆美尔非普德参谋部圈内人士的形象让英国人觉得,击败他们的不是纳粹军队,而是隆美尔个人,于是相对贬低了德军参谋部及其所创造发展之军事思想体系的地位与价值。意大利历史学者艾米利欧·法戴拉曾说:“隆美尔的神话是英国人创造的,英国人宁愿将他们的失败归因于敌方有位特别厉害的将领,而不承认敌军战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素质优于他们。”另一个因素是,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上尉和隆美尔家人在战后合作,将隆美尔战时的笔记予以有技巧的编辑然后出版,藉以相互增强战后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利德尔·哈特很巧妙地塑造出一种印象,隆美尔的军事思想和利德尔·哈特战前所倡议的战争理论其实是一致的,于是肯定隆美尔的天才也就同时承认了利德尔·哈特的地位。所以越是将隆美尔的神话提升,则相对地利德尔·哈特自然越显得具有远见。于是,在利德尔·哈特的过分夸大和自圆其说的诠释下,隆美尔许多不符正规军事原则的鲁莽行动都

成了军事高招,而被后人视之为绝对的真理看待。

在德国方面,最初德国将领是不把他当成德意志正规军官团的一员看待,因为仅就性格一项来看,隆美尔就不合格。隆美尔对待下属的态度经常是粗野的,甚至近乎苛责,这在某些自视甚高的普鲁士军人世家出身的有“修养”军人眼中,是难以接受的事。

由于冷战的爆发,分裂的德国首当其冲位于东西方冲突的敏感接触点,重建的联邦德国必须担负起盟国防御的一部责任,此即意味着,联邦德国必须重整军备,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防武力。这支武力必须要脱离以前普德军人带给世人的负面形象(军国主义、替纳粹为虎作伥),于是为这支新兴武力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典范即是当务之急。在这众多的杰出大战宿将中,隆美尔从中脱颖而出雀屏中选。因为隆美尔这个时候人已经去世了,死去的人受到的争议自然较少(战后活著的高级将领大多被指控有或多或少的战犯罪名),而他的死更是因为牵连至“7月20日”事件之中,被希特勒下令服毒自杀,这为他沾染上了反纳粹的浓郁色彩。另一点也非常重要,隆美尔的事迹同时也被西方盟国如英美等人士所传传诵,所以选择他作为新一代德国陆军的“典范”对于西方盟国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事。

同样该注意的是,当时的西德联邦陆军的首任总司令即是1944年间担任隆美尔B集团军参谋长的施拜德

尔将军,他对于隆美尔战后形象的再塑造可说不遗余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隆美尔的事迹被德国官方加以适度的修饰,刻意忽略掉许多环节,将他许多的作为作正面的描述,使能够成为德国“新陆军”官兵所学习效法的对象。加上英国人对于隆美尔的大力吹捧,遂使得今日大家对于他的评价几乎超越了所有的二次大战德军将领。因此即有相当多论述北非战役的文献都是以隆美尔为焦点,反而忽略了战役的其他层面的探讨,于是德军在北非的战史遂被认为完全是隆美尔一人的功劳,其他德军干部的角色都只是服从在他的“卓越”领导下扮演一个尽职的部下而已。

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北非战役的描述就绝对无法脱离掉特定对象的传奇性色彩,于是以讹传讹还将无止境地发生下去,那么当时战争的真实面貌将会严重受到扭曲,而无法对若干事件求出具有军事价值的真正教训。也就是说,由于隆美尔被后人赋予了“军事天才”的头衔,于是他所有的作为即被认作是完全合理和高明的,但是史实却不尽然如此,于是各种穿凿附会之说就这样出现了,众人反而不去探索隐藏其中的真正道理所在。这对于追求真知的每位战略与军事理论研究而言,是绝对要避免的状况。

W